

三朝遠事實錄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

穎慧

建

閱

壬戌九月王在晉題竊惟遼之亡也在

舊情

之各異

議論之煩多人人面向心違口甜手辣比至壞事以  
經撫頂罪而其禍卒貽于封疆職爲此虛心延攬並  
無偏枯膠滯之病俾人人各效其能事事必中于寡  
若逃官逃將職亦憎之然自全遼屢劖而天下知名  
之將多罹惡煞目前卒未得可用之人不得不暫用  
入關之將然用其人未嘗盡用其言也即用其言亦  
未嘗遽信其人也兵部原未嘗選將發山海關聽用

則所用爲逃將所斥亦爲逃將用者固未盡公勤而斥者豈盡爲忠計悠悠之談其何可信乎關上情形數月未能悉窺一覽詎能歷覩職居關無一事不做無寸長不錄武備漸脩軍民安堵藉使奸宄潛消內患不作即強奴窺犯自足支持少俟數月便可轉弱爲強徐圖退步何事流言廣布聽賂混淆若有呼吸難支之狀遂生憂危憤懣之談職即識量未優同事諸臣亦何可坐觀成敗且一將之用必諮詢于司道一將之革必揭報于司道司道以爲賢而不用者何人以爲不賢而用者何人經畧總其事權監軍分其

責任監軍有申文停閣罪在經臣職無越宿不發之批詳監軍有籌畫相左罪在經臣職無強執不諧之意見關上之兵有浙營有湖營有川營有騎兵營有水兵營有哨探營有火器營營各有將兵各有伍惟是入關敗殘之兵及各邊剩存之兵零星雜湊職于六月初二日行牌道鎮合併成營且將標下家丁暨各道諸將家丁悉付總兵江應詔編成隊伍操練兵革之事悉以委之各營操練敎習技藝某營逢三某營逢六某營逢九據山海道印揭開報甚明一不操而職即行提各營將領查究矣練兵與脩築各不相

妨非因築鑿頓忘訓練也。乃新邊估計悉由部道去者不可問矣。今猶有二贊畫三監司在焉。職據原詳題。請職名可查。彼時質之衆議。如以爲可已。職曷爲不已。如以爲可減。職曷爲不減。工部覆准之後。司道築土典工絕無異同。今工甫興。而議止職奉旨召還。而帑金始至。職得超然免于評論。則職之幸也。然而關無重局之固。依山靠嶺有憑陵之勢。非國之福也。大抵山海事情做一事。則生一議。議本同而故異之。理本合而故岐之。皆緣遊說棍徒巧託叢神奸藏兔窟。以冒糧爲得計。以聽用爲眞官。黃傘滿

街金鑾耀日未遂。夤緣逐生怨。謗每懷擠。軋敢肆譏嘲。只云將不簡。兵不練。以一二年前之舊話。直串到今。又云用逃官。用逃將。以十數萬人之罪案。狃成一片。致令黑白混亂。頓成口舌戰場。俾任事精芒陰銷陽鏘。飛塵翳天。浮雲蔽日。覆轍相尋。流禍何時而已耶。關臣疏稱異路同舟。眼前碍難呼應。一片戾氣塞破山海。自有遼事以來。無處不然。無時不然。氣運所關真足異也。若論眼前真光景。只是兵勢未強。人心不固。然三敗之餘。理勢必至。廣寧潰後。原未嘗招兵募卒。安所得精兵銳卒而用之。此當以徐挽而未可

旋圖目下原無可戰言戰者。不過虛虛提惰窳之神情遠遠布恢弘之着數。非決計進攻。非立地進攻。而人遂疑之。疑則生駭駭則思竄故目下之人情不似往昔之人情。今日開章大義。須以安人心爲主。而練兵繕器次之。脩堞造房次之。積草儲糧次之。興屯播穀次之。恤流離禁虛冒次之。心思在恢復。祖宗之故疆。而寔事在嚴謹關門之斥堠。要見出屯關外。正以嚴守關門。而今之嚴守關門。即爲他日出關進取之地。輸攻墨守。作用相須。而自勝勝人。原非兩事。若見山海小小麤。妄以爲可戰而忘守。則非言戰之指。

職寧受才力不及之名。不敢以封疆爲嘗試職。從受事。至今案牘充楹。悉心料理。收復破壞之封疆。安插殘敗之兵馬。完全交割。並無缺欠。若以半載之辛勤而留將來之罪案。功成既無可紀。事敗則有所歸。職雖愚。不敢受職。身將隱矣。存此疏。以待公論之定。只恐公論定而國事不可爲耳。

先是奴酋托西虜根根兒通稟。乞和晉甚惡和。字語之曰。當乞降。降則還我遼東土地人民及諸叛臣。乃題請不則惟有勦耳。揭達閣部不敢聞。乃奴中叛臣阻之事。遂寢。比袁崇煥爲督師于御

前力任五年滅奴且矢誓焉後知奴不能即滅乃  
陰許奴和有通官叅將張定者進京至兵部與奴  
講欵余時爲本兵立叱之知余之不可給也崇煥  
乃致語冢宰王公射斗曰要邊上做事須易本兵  
王公密告余旋圖避路而奸黨構謀借惠安  
勅書事侍御吳玉與余爲難矣余歸而崇煥得信心  
行事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肘腋之患已已  
虜遂從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爲屢  
犯之孔道向使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  
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島帥則奴顧巢穴必不

敢長驅而入犯此雖崇煥之賈禍亦由中樞把握  
之無人也

王在晉題職讀史至於秦伐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  
以爲怯數讓之應候得行其反間而趙遂危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夫兵何常之有兵可進宜強兵不可進  
宜怯昔清撫之敗起於輕敵三路之敗起於輕進廣  
寧之敗起於輕挑輕之一字遂以亡遼然清撫敗猶  
有遼瀋遼瀋敗猶有廣寧廣寧敗只有山海此山海  
者二百五十年之宗社攸關非可輕於一擲者職  
非怯敵者也怯敵則出都之日必請多兵自衛

徘徊瞻顧而不敢行矣。書生未聞軍旅，然職始爲僉事，兼攝沿海四道與倭戰于海，獲功陞級受欽賚。歷遊楚浙，無非兵事甚矣。兵之未可輕言也。諸葛亮見知於昭烈，知其謹慎，遂寄以大事，而所以知其謹慎者，以亮不遺於細事，而始知其可受大事也。職屬袁崇煥，膽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潔滌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羣職心重之愛之。及崇煥嘗對職曰：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職令其往前屯安插遼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荆棘蒙茸虎狼潛伏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勇如賈復

光武以復深入希令遠征常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勲  
彼時名將如雲而光武鄭重如此今如崇煥者有幾  
哉職嘗與主事沈棨言今歲宜力脩戰具俟氣力全  
甲兵備糧糗足明年伺奴之隙疾趨廣寧則廣寧可  
襲也然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寧必有滅  
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雖得之必失之啓無  
已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故職之亟亟守  
關者非以關門自畫也如以關門自畫則三十五里  
之中前七十里之前屯二百里外之覺華島職不發  
兵守之矣然職雖發兵關外而所憂更有甚焉者中

前所城落於崇岡之下。登高而窺，大如一掬，中有頽垣敗壁耳。虜如大至，兵力不支，必奔潰。奔至八里舖，小而不能容，奔入三道關險，而不易上。此兵安歸乎？勢將扣關而關不敢開也。此一可憂。前屯城郭不完，居舍未備，糧糗告訟，甲仗全無。遼人中可選兵三千，袁崇煥欲領兵居之，合所部可共得兵七千，欲駐兵不得不急脩繕。急脩繕不得不緩，訓練以烏合之衆居狼狽之鄉，居平且難存活，遇變何以自持？此二可憂。覺華島距岸二十里，冰堅可渡。島無薪乏，水既欲運米，又欲運薪。島中房屋甚稀，風雨無可遮身，雪霜。

必至砭骨人盡言宜夏而不宜冬宜舟師而不宜屯  
戍遼人有乘桴泛海之苦逃將有聞風凌霄之志此  
三可憂十三站等處之民歸矣大凌河水乾逃歸者  
必踵繼奴中奸宄定竄入其中我旣不容進關而關  
中消息自當透露窺我之虛乘我之暇一刻未可弛  
防四時皆當嚴備此四可憂各屯遼民初盡降奴皆  
已削髮祇緣折其妻子離其骨肉遂各登山據險逃  
命萬一奴中少寬法令勾引招來當此衣單食詘之  
時孰無戀土懷歸之想此五可憂前屯安插自米鹽  
鍋竈葷席碗瓢之類丁鐵磚灰木植器用之類靡不

自關中買運至於銑砲火藥甲仗弓箭一時何能奏辦竭關中之力以供萬人之用索取甚煩勢虞不繼此六可憂。關內遼民久已安心避難今聞中前前屯選兵給餉內之貧寒者思出外之狡黠者思入縱之出則以中土不能賑恤每欲化而爲夷縱之入則內地何可收容勢必釀成隱患此七可憂。奴之不輕突犯緣向來嚴拿奸細凡過八里堡即擒治守帳夷人亦時時獲奸報効今由關門以及前屯爲人跡通行之路矣職雖諱守將盤詰然人多易混路遠難稽遊之乎無何有之鄉聽之乎不可問之地彼之間

謀得行而我之防維漸解矣此八可憂遼民入關向  
多失所欲樹之兵則無餉之可給欲斷其黨則無策  
之可驅 廟議重於誅逃凡逃將逃兵人人解體魚  
避網而恐至於無魚鳥避矰而恐至於無鳥風急枝  
搖人心愈動此九可憂海內邪說浸淫群妖疊見東  
省殺人如麻血流成渠而畿內中州狡焉思逞一  
呼百聚勢成瓦解萬一關門少有折挫則中外震  
撼遐邇離披顧此遺彼何能收拾此十可憂職任抱  
關如身居敝艦日懼沈淪手捧漏卮心勤補塞職之  
自視智力已竭曷任其兢兢人之視職作用未恢似

隣於泄泄。此任事之難而喙長三尺不能向通。國  
之人一一自鳴其苦衷也。嗟乎。都城今日之安誰  
實貽之。去帷之婦。恥談家事。然終不敢忘。陛下  
臨軒授朝之恩。遂多饒舌職自此可無言矣。奉  
聖旨邊關事宜慎重覽奏具見老成長慮知道了。  
王在晉題。國家財力東西支應萬分無措典兵者  
不恤。司農之苦。司農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來  
用二用三。今且加編加役。邦本日瘁。國勢難支。職  
滋懼焉。人知經費之匱耗於兵。而不知其耗於官職。  
到關曾裁去冗官四百餘員矣。此四百餘員者皆遊